

# 塞爾柱土耳其人之經營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吳興東

西元一〇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塞爾柱蘇丹阿斯朗，和拜占庭皇帝狄奧傑斯，在小亞細亞東部的馬拉茲吉特<sup>①</sup>，展開一場大會戰，結果塞爾柱大獲全勝，一舉殲滅了拜占庭十萬大軍，並俘擄拜占庭皇帝，暨許多將領。

馬拉茲吉特戰役，在土耳其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但爲土耳其人拓展了一塊新領域，而且也掀開了一頁新歷史。因爲土耳其人自馬拉茲吉特大捷之後，在極短時間內，即佔有整個小亞細亞，奠定了今日土耳其的基礎；而狹義的土耳其歷史，則是從小亞細亞之征服開始，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的今天。

馬拉茲吉特大會戰，由塞爾柱帝國經營小亞細亞而引起。原屬西突厥的歐烏斯族，不但是塞爾柱帝國的創建者，而且也是侵略小亞細亞的先鋒。爲了更易於說明土耳其人征服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的前因後果，本文將先從土耳其的歐烏斯族開始敘述。

## 一、歐烏斯族的起源和部落組織

「歐烏斯汗史詩」(Oğuz Kagan Destanı)<sup>②</sup>中所敘述的歐烏斯汗，就是匈奴的冒頓單于。而歐烏斯族的二十四部，就是源自冒頓的二十四個子孫<sup>③</sup>。

相傳歐烏斯族的部落組織，是歐烏斯汗之子天汗(Gök Han)的宰相克爾克(Kirik)所創<sup>④</sup>。全族分爲兩支，每支又分爲十二部。

第一支是「灰箭」(Bozoklar)，又稱爲「右支」(Sağlar)。分屬於歐烏斯汗的三個長子——日汗(Gün Han)、月汗(Ay Han)、星汗(Yıldız Han)——以及他們的兒子。十二個部的名稱是：Kayilar(卡耶)、Bayatlar, Alkaeviler,

塞爾柱土耳其人之經營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Karaevliler, Yazirlar, Dodurgalar, Dögerler, Yaparlılar, Ausarlar, Bedililer, Kizıklar and Karkinlar。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就是屬於卡耶部⑤。

第二支是「三箭」(Üçöklar)，又稱爲「左支」(Solilar)。分屬於歐烏斯汗的三個幼子——天汗(Gök Han)、山汗(Dağ Han)、海汗(Deniz Han)——以及他們的兒子。十二個部的名稱是：Kiniklar(克尼克)、Bayındırlar, Peçenekler, Çavuldurlar, Çepniler, Salgurlar, Eymürler, Alayuntular, Yüregirler, İğdirler, Büdüzler and Yivalar。征服小亞細亞之塞爾柱土耳其人的祖先，就是屬於克尼克部⑥。

### 二、歐烏斯族之西遷

歐烏斯族原居亞洲北部色楞格河流域。臣屬於南邊的突厥。八世紀中葉，回紇盡有東突厥之地，歐烏斯族又臣屬於回紇。九世紀中葉，回紇爲黠戛斯(Kirgizlar)所侵，南移至今新疆一帶，而歐烏斯族則西遷到恒羅斯(Talas)河流域。十世紀時，歐烏斯族因受葛邏祿(Karluklar)侵襲，又西徙至鹹海和裏海之間，並將原住在此地，同屬歐烏斯族的培切內克(Pegenekler)人逼走東歐。時歐烏斯族和回紇之間有卡拉罕國(Karahanilar 932-1212)，卡拉罕一面在東方和回紇爭戰不已，一面向西方的歐烏斯族侵凌有加⑦。

歐烏斯族在鹹海和裏海之間，受到卡拉罕的侵凌以及人口增加的双重壓力，因此一部份歐烏斯族，又繼培切內克之後，沿黑海北岸，西遷至今蘇俄烏克蘭共和國和巴爾幹半島。目前在羅馬尼亞黑海岸的多布魯加(Dobruca)、蘇俄莫達維亞共和國的比薩拉比亞(Besarabya)和保加利亞境內居住的加加烏斯(Gagavuzlar)土耳其人，就是這些歐烏斯族的後裔⑧。另一部份則南下西轉至伊朗，征服小亞細亞，並在此立國，是爲今日土耳其共和國人民的遠祖。

### 三、歐烏斯族之分佈及其名稱

阿拉伯人稱歐烏斯族爲「古斯」(Guz)。俄國人稱之爲Tork(複數式：Torki)，其音頗似土耳其文的Türk(土耳其

人)字<sup>⑨</sup>。

十世紀中葉，歐烏斯族皈依回教以後，回教人稱他們為「土庫曼」(Turkmen)，意即「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遷徙到小亞細亞的歐烏斯族，當時也被稱為「土庫曼」。自十一世紀以後，「歐烏斯」與「土庫曼」交相使用，指的都是同一民族。但是後來「土庫曼」一詞逐漸演變成專指「游牧的土耳其部落」，而「定居的土耳其市民」則被稱為「歐烏斯」。後來「歐烏斯」又逐漸被淡忘，而為「土耳其人」(Turk)所取代。這也就是一般認為「土耳其人」比「土庫曼人」要來得文明的原因<sup>⑩</sup>。目前「土庫曼」一詞，多指居於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三共和國和伊朗、阿富汗某些地區，仍過半游牧生活的土耳其部落而言<sup>⑪</sup>。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土庫曼共和國的人民，原都是「歐烏斯」——「土庫曼」，亦即「土耳其人」。

西元一〇六五年，越多瑙河而進入巴爾幹半島的歐烏斯族，有六十萬人之多。這些歐烏斯族後受當地屬於同種的培切內克人和保加利亞人蹂躪，因而投奔拜占庭帝國，拜占庭稱他們為「烏斯」(Us)，處之馬其頓，並徵集其族人到君士坦丁堡從軍，遣往小亞細亞各地作戰<sup>⑫</sup>。西元一〇七一年，塞爾柱和拜占庭展開「馬拉吉特大會戰」時，這些烏斯和培切內克人，都曾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 四、歐烏斯族建立塞爾柱帝國

塞爾柱帝國創建者塞爾柱(Selçuk)，是歐烏斯族「三箭」支「克尼克」部酋長杜卡克(Dukak)之子。

西元九〇三年左右，杜卡克死後，子塞爾柱繼立，其族群居鹹海和裏海之間，臣屬於曷薩汗(Hazar Hakani)<sup>⑬</sup>。九一五年，塞爾柱以細故擊傷曷薩汗，恐其報復，率部逃至錫爾河上游，臣屬於伊朗人所建的薩曼(Sāmānī)王國。

時值薩曼國末葉，葛邏祿土耳其人建立的卡拉罕國，不斷侵襲錫爾河和阿母河間，阿拉伯人稱之為「馬維拉雲內喜爾」(Maverānnehīr)的廣大地區。塞爾柱雖鼎力協助，薩曼國終於西元九九九年為卡拉罕和哥疾寧(Gaznelīc 963-1183)兩國瓜分。自此以後，歐烏斯族備受卡拉罕與哥疾寧交相煎迫，而塞爾柱本人亦於西元一〇〇〇年左右逝世，享年約一百一十五歲

<sup>⑭</sup>。

塞爾柱死後，歐烏斯族陷於分裂。一部份擁護其次子以色列。阿斯朗 (İsrali Arslan)，另一部份則追隨其長孫恰勒 (Çagri) 和吐魯 (Tuğrul) 兩兄弟。一〇二五年，哥疾寧的馬木德 (Mahmut) 蘇丹，率軍第十六次遠征印度，行前爲去後顧之憂而將阿斯朗誘捕之。其侄伊南赤 (Yusuf İnanç) 繼立，但旋於一〇二八年爲卡拉罕捕殺<sup>⑮</sup>。至此，歐烏斯族全靠恰勒和吐魯兩兄弟領導，真正建立塞爾柱帝國者，卽此兩兄弟。

恰勒和吐魯兩兄弟，因無法在卡拉罕控制下的馬維拉雲內喜爾立足，遂於一〇三一年越阿母河南下呼羅珊 (Horasan) 地區<sup>⑯</sup>。時呼羅珊亦爲哥疾寧所佔，深受伊朗文化薰染的哥疾寧一再攻擊歐烏斯族，恰勒和吐魯兩兄弟先敗後勝，終於一〇三七年攻佔馬魯 (Merv)，自稱「萬王之王」 (Melikül-Mülük)。翌年八月又陷尼沙布爾 (Nisapur)，自稱「蘇丹」 (Sultan) 宣佈獨立<sup>⑰</sup>。

西元一〇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恰勒和吐魯兩兄弟，又於馬魯附近之「當達那康」 (Dandanakan) 平原，大敗麥蘇武德蘇丹親自率領的哥疾寧大軍<sup>⑱</sup>。自此以後，塞爾柱土耳其人不斷擴張，短期間內卽佔有整個呼羅珊、伊朗和亞塞拜然等地，並威脅拜占庭帝國，進軍小亞細亞。

## 五、歐烏斯土庫曼之進入小亞細亞

一〇三七年至一〇三八年間，當恰勒和吐魯兩兄弟領導歐烏斯族在伊朗建國時，有一部份歐烏斯——土庫曼人，不願接受其統治而離開伊朗，這些土庫曼人分爲兩支：一支爲數一千五百名，在克色爾 (Kizil) 領導下，徙居雷伊 (Rey)，另一支人數較多的則在波阿 (Boğa)、圭克塔斯 (Göktaş)、曼蘇爾 (Mansur) 和達那 (Dana) 等領導下<sup>⑲</sup>，遷到亞塞拜然，臣屬於當地領袖維蘇當 (Vehsudān)。一〇三八至一〇三九年間，這支土庫曼爲維蘇當所迫，多數離開亞塞拜然：一部份在波阿率領下返回雷伊，一部份在圭克塔斯和曼蘇爾率領下遷到哈馬當 (Hemedan)，一部份在阿那色歐魯 (Anasıoğlu) 率領下遷到卡茲文 (Kazvin)，只有一小部份留居亞塞拜然，仍然臣屬於維蘇當。一〇四〇年，雙方又發生歧見，維蘇當設宴誘殺了三十名土庫曼酋長。殘存者南下烏米耶湖 (Urmıye G.) 和當地的土庫曼會合後，又西轉進入屬於烏卡爾 (Ukaylogulları) 996-

1096) 國的哈卡立 (Hakari) 地區。首度進入今日土耳其國境者，就是這支土庫曼<sup>②</sup>。

這支土庫曼進入今日土耳其東南部，毗鄰伊朗和伊拉克的哈卡立省時，當地的庫爾德 (Kürtler) 人逃往山區避難，土庫曼遂掠奪財物，俘虜婦孺，並追殺逃亡者。後來庫爾德人下山突襲，殺死一千五百名土庫曼，並俘虜七名酋長和一百名長者。殘存者匿藏山區，後亦為庫爾德人完全殲滅。也就是說，第一支進入今日土耳其國境的歐烏斯——土庫曼，完全被庫爾德人消滅。

一〇四一年，居住在雷伊的土庫曼，聞悉塞爾柱蘇丹吐魯之異父同母兄耶納爾 (İbrahim Yinal)<sup>②</sup> 率兵前來，因而逃到亞塞拜然，但一方面由於耶納爾之進擊，另一方面由於亞塞拜然人之抗拒，這些土庫曼又輾轉他走，經亞美尼亞，越大薩布河 (Büyük Zab) 和底格里斯河，而到吉斯雷 (Cizre)。波阿和阿那色歐魯並且還佔領了屬於密爾旺國 (Mervanogullau Devleti) 的迪亞巴克 (Diyarbakir) 地區。

吉斯雷省長是密爾旺國王阿荷美特 (Masruddevle Ahmet) 之子蘇列曼 (Süleyman)；他自知無力抵抗土庫曼侵襲，所以和土庫曼領袖曼蘇爾進行談判。蘇列曼准許曼蘇爾在吉斯雷附近過冬，但必須於翌春遷往敘利亞。雙方雖達成協議，但蘇列曼却設宴誘捕曼蘇爾。曼蘇爾部屬南下木蘇耳 (Musul)，木蘇耳省長是烏卡爾國王烏卡爾之子卡瓦斯 (Karvas)，他又聯合密爾旺國追兵抵抗土庫曼。一〇四二年土庫曼大敗兩國聯軍，攻佔木蘇耳，並乘勝擄掠努塞賓 (Nusaybin)，回師圍攻吉雷斯。眼看國土被土庫曼摧殘的密爾旺國王，最後表示願意釋放曼蘇爾，並贈送財物，作為土庫曼離境的交換條件。土庫曼同意，曼蘇爾因此被釋放，但這次土庫曼人却毀約，繼續燒殺擄掠。

烏卡爾和密爾旺兩國，一面向塞爾柱帝國控訴土庫曼之罪行，一面積極準備對土庫曼之侵略。一〇四四年烏卡爾王子卡瓦斯，終於擊敗土庫曼，收復木蘇耳，並將土庫曼追趕到迪亞巴克地區，塞爾柱蘇丹吐魯聞訊，下令波阿、圭克塔斯、曼蘇爾和阿那色歐魯等土庫曼領袖，率部返回亞塞拜然，對拜占庭帝國進行聖戰。因此這些土庫曼自迪亞巴克，越底格里斯河，沿莫拉特河 (Murat) 南岸往東北走，一路燒殺擄掠拜占庭諸城，而到凡湖 (Van Gölü) 北邊的埃爾吉斯 (Ercis)。然後遣使向瓦斯普拉康 (Vaspurakan) 省<sup>②</sup>省長斯鐵法諾斯 (Stefanos) 獻禮，要求假道北上，前往亞塞拜然，省長拒絕，並率兵攻打土

塞爾柱土耳其人之經營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庫曼，結果省長戰敗被俘<sup>23</sup>。

綜合上述，可知：

(一)土庫曼之初期發展，其箭頭多指向小亞細亞東南部和上美索不達米亞的回教國家，很少向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發動攻勢。

(二)土庫曼和這些回教國家作戰，勝負互見，人員損失慘重，結果使一小部份土庫曼，不得不承認原先不願接受的塞爾柱主權。

(三)土庫曼之侵襲，雖非塞爾柱人的本意，亦非塞爾柱人所主持，但是土庫曼人削弱了這些回教國家的抵抗力量。無形中成為塞爾柱的先鋒，為塞爾柱人奠定了征服小亞細亞的基礎。

## 六、塞爾柱對小亞細亞之經營

一〇四三年，塞爾柱蘇丹吐魯，命其叔穆薩 (Musa) 之三子哈桑 (Hasan)，和其兄恰勒之四子亞庫迪 (Melik Yakuti)，共同出征亞塞拜然。前述在小亞細亞侵擾的土庫曼亦受命支援，然雙方爭戰數年，並無決定性之結果。後哈桑揮兵轉攻拜占庭之瓦斯普拉康省，該省省長阿龍 (Aaron)，自知無力單獨抵抗，乃向喬治亞省省長凱卡馬諾斯 (Katalon Kekamanos) 求救。一〇四八年，兩軍在瓦斯普拉康省之大薩布河岸相遇。拜占庭軍隊為引誘塞爾柱人，開戰不久即盡棄輜重，往後撤退，塞爾柱人誤以為敵軍敗逃，直衝指揮部，並開始擄掠，於是埋伏的拜占庭軍適時而出，猛攻專心搶奪的塞爾柱軍，結果以哈桑為首的多數將領，都奮戰而死<sup>24</sup>。

一〇四九年，吐魯征服亞塞拜然後，任其異父同母兄耶納爾為該省省長，並令其進攻小亞細亞，為哈桑親王復仇。同時亦命庫塔莫斯 (Melik Sihabeddin Kutalmis) 從旁協助之。庫塔莫斯是塞爾柱次子以色列，阿斯朗之長子。自一〇四七年即曾多次越阿拉斯河 (Aras)，騷擾拜占庭邊境，對小亞細亞東部地勢，相當熟悉。

耶納爾率十萬大軍<sup>25</sup>進入小亞細亞後，直指艾勒族魯姆 (Erzurum)。艾勒族魯姆有人口二十萬，教堂八百間，是拜占庭

東疆最大城市之一，但守軍只有占拜庭，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等士卒一萬六千名。拜占庭大將凱卡馬諾斯請和被拒，只得一面備戰，一面向皇帝求救。皇帝命其屬國喬治亞國王利巴里特 (Liparit) 馳援。拜占庭守軍加上一萬八千名援軍，總共只有三萬四千人。一〇四九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晚上，兩軍在艾勒族魯姆城之巴欣平原 (Pasinler Ovasi) 相遇，展開了「巴欣大會戰」。

拜占庭軍隊的右翼由凱卡馬諾斯，左翼由阿龍指揮，利巴里特則坐鎮中央。塞爾柱軍隊分爲兩部，一部由耶納爾，另一部由庫塔莫斯率領。拜占庭大將凱卡馬諾斯力主奇兵突襲，但喬治亞國王利巴里特深信星期五不吉利，堅持不戰。待其侄中箭而亡，方才揮軍進攻。結果拜占庭大敗，退守凡 (Van) 和阿尼 (Ani) ②⑥ 兩省城。塞爾柱人生擒利巴里特，獲俘十萬人，戰利品一萬五千車。戰後，耶納爾凱旋亞塞拜然，並將利巴里特和一部份戰利品，呈獻在雷伊的吐魯蘇丹。庫塔莫斯則留駐小亞細亞，繼續侵擾②⑦。

「巴欣大會戰」是塞爾柱和拜占庭兩大帝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戰。塞爾柱大勝後，不再認爲拜占庭軍隊是「常勝軍」，其對拜占庭之敬畏，一掃而光。但從另一方面看，耶納爾雖獲大勝，但却先搶戰利品，後追敵軍，可見此役並非塞爾柱有計劃的征討，只是暫時性的侵擾和報復行動而已。

戰後，拜占庭皇帝莫諾馬克 (Konstantin Monomach)，遣使要求贖回利巴里特，但塞爾柱蘇丹吐魯爲嘉其英勇，拒收贖金而釋放之。雖然如此，當利巴里特隨同使者返回君士坦丁堡時，吐魯亦派一名叫納瑟 (Ebul-Fazi Nasir) 的使節同往，並要求：(一)重修在伊斯坦堡建於第九世紀，但已塌毀的清眞寺，(二)並以吐魯之名義講道。(三)以前向黑衣大食 (Abbasi Halifeliği) 繳納之歲貢，改向吐魯本人繳納。談判結果，拜占庭不願綠衣大食②⑧駐君士坦丁堡使者之反對，而同意前兩項要求，但拒絕了象徵拜占庭爲塞爾柱屬國的第三項要求②⑨。

自此以後，拜占庭皇帝深知未能滿足塞爾柱，必將重啓戰端，乃下令趕修帝國東疆邊塞，加強兵力部署。但塞爾柱却因內部問題，未再向小亞細亞用兵。

雖然如此，雙方停戰僅維持四年，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間，耶納爾未經吐魯蘇丹之許可，逕自圍攻商業重鎮卡爾斯 (

Kars)，後聞蘇丹將至，方才解圍。

## 七、塞爾柱吐魯蘇丹親征小亞細亞

有關吐魯蘇丹御駕親征之原因，史書並無明確記載。吾人僅知吐魯確於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間進攻小亞細亞。他是第一個進入今日土耳其國境的塞爾柱蘇丹。

吐魯自今日土耳其東界的中央地段進入小亞細亞，首先攻佔凡湖東北尖端的木拉迪耶 (Muradiye)。然後西進抵凡湖北面的埃爾吉斯城，圍攻八日，居民恐步木拉迪耶後塵而請降，因得免於難，埃爾吉斯居民尊稱吐魯為「世界統治者」，並懲惡他攻打馬拉茲吉特。

吐魯蘇丹在馬拉茲吉特城前建立指揮部，一面圍攻該城，一面又派兵分三路進攻其他各地。

馬拉茲吉特擁有防禦最完善的碉堡，易守難攻，守將亞美尼亞人瓦西爾 (Vasil) 更以官爵振奮人心，拚命堅守。蘇丹雖使盡挖地道和放弩砲等各種戰術，都被一一排解，城終不可破，最後蘇丹只好在敵人嘲笑聲中氣憤而去<sup>⑳</sup>。

蘇丹派出的第一支部隊，北達高加索地區，南至托魯斯山脈，西抵加尼克 (Canik) 山麓，蹤跡遍及整個小亞細亞東部，到處燒殺擄掠，其中以鐵爾疆 (Tercan) 和艾爾新疆 (Erzincan) 兩地居民受害最甚。

第二支部隊北至丑魯河 (Coruh)，並沿河西進，攻打哈西特河 (Harsit) 北岸諸地，擄獲戰利品無數。但於回程中，在巴布特 (Bayburt) 為法蘭克雇庸兵所襲，統帥戰死，殘兵敗將盡棄戰利品和俘虜狼狽而逃<sup>㉑</sup>。

第三支部隊直撲卡爾斯，殲滅當地一支敵軍而返。

吐魯本人離開馬拉茲吉特後，揮軍直撲卡爾斯，圍攻三日不克。遂又傾師南下巴欣平原，躍馬艾勒族魯姆地區，到處劫殺焚掠。由於拜占庭諸將不敢出戰，蘇丹又輾轉回到馬拉茲吉特，欲報久攻不下之仇。

蘇丹每日進攻兩次，連續攻打一個月，但仍徒勞無功，後以嚴冬將至，破城無望，方決定班師亞塞拜然，待來春再做打算，但是吐魯返回雷伊以後，却應黑衣大食之請，率庫塔莫斯到巴格達，終其一生未再親臨小亞細亞<sup>㉒</sup>。

蘇丹之御駕親征並無任何疆土改變。這也許是攻堅受挫所致。雖然如此，這次進攻却有兩個特點：

(一) 侵略範圍比以前廣大。

(二) 拜占庭大將避免和塞爾柱蘇丹正面作戰。

## 八、吐魯時期之繼續經營

一〇五五年，吐魯率庫塔莫斯到巴格達，並命庫塔莫斯平定綠衣大食。庫塔莫斯征服綠衣大食後，復進兵小亞細亞。時恰勒之子亞庫迪亦奉命率軍至小亞細亞邊境。

一〇五六年，領有甘碣 (Gence) 之地的塞爾柱屬國艾布爾·艾斯瓦爾 (Ebul Esvar)，以塞爾柱帝國名義，進犯拜占庭的阿尼省，但爲白耶尼歐斯大將 (Nikeforos Bryennios) 反擊，艾布爾·艾斯瓦爾不敵，與拜占庭訂城下之盟，再度承認其宗主權並以其侄爲人質<sup>33</sup>。

一〇五七年，亞庫迪深入小亞細亞，在凱色里 (Kayseri) 大破白耶尼歐斯<sup>34</sup>。

同年，塞爾柱人再度進犯，大軍行至鐵爾疆時，兵分爲二：一支直指艾爾新疆地區，並夜襲其首府。以後又到艾勒族魯姆，攻其西面的鐵米呂茲 (Demirözü)，城破，全城居民七千餘人，或殺或俘，洗劫一空。另一支部隊亦於同時輾轉推進到幼發拉底河左岸，大事擄掠而返<sup>35</sup>。

一〇五七年十月一日，塞爾柱軍隊又進入拜占庭國境，未遇任何抵抗即推進到凱馬荷 (Kenah)，在此又兵分爲二：一支直撲色賓卡拉希薩爾 (Sebinkarahisar)；另一支沿幼發拉底河到馬拉迪亞 (Malatya)，該城雖爲當時小亞細亞最富有之商業城市，但防務空虛。塞軍突至，城內僅有的一小隊拜占庭騎兵棄城而逃，塞爾柱人遂縱兵掠奪該城十至十五天。其附近諸地，亦遭同等命運。然而這支勝利而歸的塞爾柱部隊，卻於一〇五八年春天，先後爲亞美尼亞部隊和民軍所襲，統帥狄那爾 (Dinar) 中箭而亡，只有極少一部分人，盡棄戰利品和俘虜，方得逃生<sup>36</sup>。

一〇五九年，吐魯又派胡拉桑 (Salar-I Horasan) 和桑杜克 (Sanduk) <sup>37</sup> 諸將進入小亞細亞。大軍分成兩支：一支由

桑杜克指揮，直指西瓦斯 (Sivas)。七月四日，兵臨西瓦斯城下，初誤以教堂之百色尖塔爲軍營，猶疑不敢進，後來發覺並無守軍，方才進城，大事劫掠。第二支部隊由胡拉桑指揮，圍攻烏爾法 (Urfa) 城，無攻而退<sup>38</sup>。

一〇六二年，胡拉桑等又奉吐魯之命，率軍進入小亞細亞，劫掠埃爾加尼 (Ergani) 一帶，並俘擄居民而歸<sup>39</sup>。

綜合上述，我們的結論是：

- (一) 西瓦斯和馬拉迪亞以東之地，都受塞爾柱侵襲。
- (二) 所有侵襲都是騷擾性，目的僅在掠奪戰利品而已。
- (三) 對塞爾柱的襲擊，拜占庭部隊幾乎未曾抵抗，任各大小城鎮自生自滅。
- (四) 零星侵襲，既摧毀拜占庭之防禦力量，也動搖了拜占庭之士氣。爲塞爾柱日後之征討，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 九、塞爾柱阿斯朗蘇丹之征討

一〇六三年，吐魯蘇丹駕崩，無子，其兄恰勒之長子蘇列曼 (Melik Süleyman) 繼立，但蘇列曼旋爲其弟阿斯朗 (Alp Arslan) 所敗，後吐魯之叔以色列，阿斯朗之長子庫塔莫斯起兵爭立，亦兵敗墜馬而死<sup>40</sup>。時諾曼第人攻佔義大利南部的拜占庭疆土，倍切內克和歐烏斯族，又不斷侵犯巴爾幹，拜占庭疲於奔命，亦無暇東顧。

一〇六四年二月，阿斯朗鞏固其蘇丹地位以後，親率大軍，遠征小亞細亞。行抵那吉凡 (Nahcivan) 時，派其子梅立克沙 (Melikshah) 和宰相米爾克 (Nizam-ül-Mülk) 進入拜占庭邊界，其本人則以船爲浮橋，渡阿拉斯河 (Aras)，進犯基督教王國喬治亞，並征服之。於是高加索以南之地。皆爲塞爾柱所有。拜占庭與黑海東岸的關係。完全被切斷<sup>41</sup>。

阿斯朗平定喬治亞以後，揮軍南下，和其子會師，首先逼迫徹德爾湖 (Çildir Gölü) 南邊，卡爾斯河 (Kars) 岸的居民信奉回教，並將教堂改建成清真寺，接着又於八月十六日攻陷拜占庭東疆防務最堅強的阿尼城。震驚了基督教國家，也鼓舞了回教世界<sup>42</sup>。

一〇六五年初，阿斯朗率十萬大軍，押俘五萬並戰利品無數，凱旋首都雷伊，其部將則仍留小亞細亞繼續攻擊。曾於一〇

五九年圍攻烏爾法，無功而退的胡拉桑，這次又進入烏爾法地區，攻擊由法蘭克雇庸兵防守的西維雷克 (Siverék)，結果又不利而退。翌年二月，胡拉桑叩關攻迪亞巴克，守將于丁 (Nizam üd-din) 以三萬金幣詐降，結果胡拉桑及其左右皆被誘殺<sup>④③</sup>。

一〇六六年，鐵肯 (Günüş Tekin)，阿夫盛 (Bekçioglu Afsin) 和阿荷美特沙 (Ahmetşah) 等土庫曼將領，圍攻尼斯普 (Nizip)，不下。渡幼發拉底河，進入阿得亞曼 (Adiyaman) 地區，縱兵掠奪，烏爾法公爵阿瓦多斯 (Arvantos) 率大軍來襲，反爲塞軍所敗，傷亡或被俘者上萬，後拜占庭以四萬金幣贖回阿瓦多斯及其左右<sup>④④</sup>。

凱旋歸來之鐵肯，素與其他將領不和，阿夫盛怒殺之。阿夫盛因恐觸怒蘇丹而西逃，渡幼發拉底河，南下敘利亞，以哈雷普 (Halep) 爲基地，再度進犯拜占庭。一〇六七年八、九月間，阿夫盛分兩路進攻：一路圍攻並佔領加茲安鐵普 (Gaziantep) 附近諸地。另一路則夷平安塔其亞 (Antakya) 地區，大敗馬拉迪亞附近的拜占庭部隊，沿托荷馬河 (Tohma Suyu) 抵凱色里，攻陷並擄掠之。然後南下越托魯斯山，再轉東越阿馬諾斯山 (Amanos)，折返哈雷普基地。蘇丹聞訊，以其戰功彪炳，而免其罪<sup>④⑤</sup>。

一〇六八年，阿斯朗蘇丹越阿拉斯河，第二次進軍喬治亞，再度平服該地。後因國內有事東歸，將侵襲拜占庭之事，交親王及將領負責。其中蘇丹叔父庫特楚 (Kurtçu) <sup>④⑥</sup>，和以勇猛着稱的桑杜克大將，均以阿荷拉特爲基地，進攻拜占庭帝國。

## 十、拜占庭帝國的反攻

拜占庭皇帝狄奧傑斯 (Romanos Diogenes 1067-1071) 爲徹底消滅塞爾柱的入侵部隊，即位後立刻取行動，御駕親征。一〇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皇帝親率大軍，自君士坦丁堡出發，準備圍剿在小亞細亞南部的塞爾柱部隊，但在行將抵達凱色里時，聞悉塞爾柱大將阿夫盛攻陷尼克沙爾 (Niksar)，並大事擄掠，因此臨時改道，自凱色里轉往東北，經西瓦斯向東前進追尋敵踪，最後在迪夫里 (Divriği) 地方，攔截一支塞爾柱部隊，並大敗之。然後揮軍南下，經果克遜 (Göksun) 和馬拉斯兩地，而進入敘利亞。十一月廿日，狄奧傑斯平服據有哈雷普的阿拉伯王國密爾達斯 (Mirdasi)，然後又攻陷哈雷普北面的緬

比赤 (Münbig) , 經伊斯坦德倫 (İskenderun) , 越托魯斯山脈返回小亞細亞中部<sup>47</sup>。

當拜占庭皇帝在敘利亞大事掃蕩之際，獲悉蘇丹已寬赦其罪的阿夫盛，又乘機和另一塞爾柱將領阿荷美特沙 (Ahmetşah) , 自阿荷拉特基地，猛攻小亞細亞中部，一直推進到薩卡利亞 (Sakarya) 流域。在波桑特 (Pozanti) 聞知此事的皇帝，雖欲斷其後路，但阿夫盛卻及時逃返東部。時值嚴冬，皇帝令軍隊開入冬營後，逕自返回君士坦丁堡<sup>48</sup>。

一〇六九年，塞爾柱部隊又在阿夫盛等率領下，繼續進犯小亞細亞。拜占庭皇帝雖派軍抵擋，但皆為塞軍所敗，因此皇帝只好再度親征，來到凱色里，擊退當地的塞爾柱部隊，再率軍直抵幼發拉底河，逼迫塞軍退回左岸。

皇帝的主要目的是奪回塞爾柱入侵部隊的阿荷拉特基地，從而將塞爾柱人完全逐出拜占庭國境。但當皇帝到哈普特 (Harput) 時，塞爾柱人攻打馬拉迪亞，擊敗了皇帝留駐該地的亞美尼亞大將菲拉雷托斯 (Filaretos) , 待皇帝沿莫拉特河而抵巴魯 (Palu) 時，又聽聞阿夫盛焚毀孔亞 (Konya) 城。皇帝為截斷塞軍退路，因此不再東進，而經西瓦斯折回凱色里，阿夫盛聞知此事，不敢和皇帝正面作戰，南下轉入楚庫羅瓦 (Cukurova) 地區，且戰且走返回小亞細亞南部的基地。拜占庭皇帝攔截阿夫盛未果，留馬努埃爾 (Manuel Komnenos) 親王繼續在小亞細亞追剿，自己則返回君士坦丁堡<sup>49</sup>。

一〇七〇年，塞爾柱親王庫特楚 (Kurtçu) , 因爭奪王位而負罪逃亡小亞細亞，阿夫盛因受命追捕，亦深入小亞細亞。當庫特楚逃抵克色爾 (Kizilirmak) 河岸時，馬努埃爾在西瓦斯附近加以襲擊，結果塞軍大勝，馬努埃爾本人及諸將領都被俘。但馬努埃爾知道阿夫盛正在追捕庫特楚，勸庫特楚投奔拜占庭，因此戰勝的庫特楚反而向拜占庭投降，率其左右前往君士坦丁堡，成為第一個投奔拜占庭帝國的塞爾柱親王<sup>50</sup>。

另一方面，阿夫盛雖追庫特楚不獲，卻仍然繼續西進，經凱色里，一路燒殺擄掠，抵鐵尼斯里 (Denizli) , 後又北上，兵臨馬爾馬拉海，要求拜占庭皇帝交出庫特楚。但皇帝回稱交出尋求庇護者，有損聲譽，拒絕之。阿夫盛空手而返，但彼因追捕人犯而成爲第一個抵達馬爾馬拉海岸的塞爾柱將領<sup>51</sup>。

一〇七〇年夏，塞爾柱蘇丹阿斯朗接受綠衣大食之邀請，準備前往埃及，而自亞塞拜然進入拜占庭國境。阿斯朗首先陷落了叔叔父吐魯蘇丹未能攻破的馬拉茲吉特，派兵留守後繼續前進，途中佔埃爾吉斯，經迪亞巴克陷西維雷克，而於一〇七一年

三月十日，兵臨烏爾法城。阿斯朗雖用盡各種新式器具，進行第四次圍攻，苦戰五十天，仍未能破城而入，最後只好解圍取道敘利亞前往埃及<sup>⑤2</sup>。

一〇七一年三月廿一日，阿斯朗渡幼發拉底河，直逼哈雷普，圍攻兩月，米爾達斯國王馬木德 (Mahmut)，方獻城而降，阿斯朗曾在哈雷普接見拜占庭使者，唯談話內容不可考。當阿斯朗揮兵前往大馬士革時，途中得報拜占庭皇帝正率兵向小亞細亞東部前進，因此留下一部分軍隊，交由其子指揮，留駐哈雷普。而進軍埃及之事，亦交其屬國米爾達斯國王馬木德負責。自己則越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經迪亞巴克和比特里斯 (Bitlis)，而到阿荷拉特基地<sup>⑤3</sup>。

在尚未提到「馬拉茲吉特戰役」以前，我們且先將阿斯朗和吐魯兩時期對小亞細亞之經略，做一個比較：

(一) 阿斯朗時代，除蘇丹和親王外，帝國將領亦參加侵襲行動。親王之角色逐漸減少，甚至因爭立而扮演反叛角色。諸將領之間雖時有不合，卻都日益活躍。

(二) 由於諸將領之活動增多，侵襲領域亦隨之擴大，除在小亞細亞東部有阿荷拉特基地外，亦在南部建立了哈雷普基地，塞爾柱人的侵擾活動，已逐漸演變成軍事佔領。

## 十一、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拜占庭皇帝狄奧傑斯，雖先後兩次親自掃蕩小亞細亞，但塞爾柱人仍侵襲不已，並佔領了許多土地。因此，狄奧傑斯又於一〇七一年三月十三日，自君士坦丁堡率廿萬大軍<sup>⑤4</sup>，第三次御駕親征。這次，他不但要肅清境內敵踪，收復失土，而且還要進軍伊朗，根本解決塞爾柱問題<sup>⑤5</sup>。

當狄奧傑斯揮軍東進時，途中獲悉塞爾柱蘇丹已難開哈雷普，遂在西瓦斯召開軍事會議，磋商作戰計劃。會中，諸如白耶尼歐斯 (Nikeforos Bryennios) 和塔加尼歐德 (Jozef Trakhanioles) 等沙場老將，皆力主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年青的將領們則主張爭取時間繼續前進，和塞爾柱軍隊作遭遇戰。甫自蘇丹處返回的拜占庭使者，報稱蘇丹聞悉皇帝御駕親征茫然不知所措。因此，皇帝決定繼續東進，主動進攻<sup>⑤6</sup>。

皇帝爲整頓部隊而在艾勒族魯姆駐紮。他一面分軍兩萬往喬治亞，鞏固後防<sup>⑤7</sup>；一面派諾曼第將領烏塞爾 (Ursei) 和塔加尼歐德爲前鋒，率兵三萬，進軍阿荷拉特<sup>⑤8</sup>。自己則親率主力部隊，圍攻馬拉茲吉特。

五月中旬<sup>⑤9</sup>，塞爾柱蘇丹阿斯朗，在敘利亞聞悉拜占庭大舉反攻，並有意進軍伊朗時，急行趕返小亞細亞。但急行軍結果，伊拉克士卒逃散，渡幼發拉底河時，大部騾馬又遭溺斃，當時的阿斯朗，幾乎無軍隊可言。自烏爾法趕到西爾旺 (Silvan) 時<sup>⑥0</sup>，又聞皇帝已陷馬拉茲吉特，情勢相當危急。

蘇丹一面遣散老弱殘兵，一面命宰相米爾克，護送皇后返回伊朗，預防萬一戰敗而導致帝國瓦解的危險。然後又派桑杜克率輕騎兵爲先頭部隊，以探敵情。自己則以其身邊的四千親軍，和在此來歸的一萬庫爾德精兵，趕往阿荷拉特。途中，其他部隊亦陸續來會，塞爾柱軍隊總共有五萬名<sup>⑥1</sup>。

當蘇丹抵達阿荷拉特時，拜占庭大將烏塞爾和塔加尼歐德所率領的前鋒，也逐漸逼近該城，他們誤以蘇丹部隊爲該城守軍，正猶豫之際，爲桑杜克所襲<sup>⑥2</sup>。接着皇帝又派亞美尼亞大將瓦西爾 (Vasil) 再探虛實，結果瓦西爾兵敗被俘，另一增援部隊的主將白耶尼歐斯，亦負傷而逃。時拜占庭主力部隊亦遭遇塞爾柱騎兵，以爲距塞爾柱遠的拜軍驚惶而止，皇帝只好在一名叫色拉 (Zehra)<sup>⑥3</sup> 的地方紮營。當時拜軍因被分派到各地，皇帝親率兵力只有十萬名左右<sup>⑥4</sup>。

八月二十四日，兩軍在凡湖以北四十五公里，馬拉特河岸，馬拉茲吉特附近，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處對壘，彼此相距七八公里。但毫無疑問的，雙方都無法決定是否立即展開一場大戰。

由於雙方兵力懸殊，而皇帝又有意進軍伊朗，此役不但決定塞爾柱帝國生死存亡，而且影響回教世界之盛衰，因此蘇丹心情，始終憂懼不已。早在西爾旺時<sup>⑥5</sup>，蘇丹就曾對其部屬發表演講，說他即將從事一項神聖而危險的任務，如果成功，是阿拉所賜，如果成仁，則要他們聽命其子梅立克沙，使其繼立爲蘇丹。在阿荷拉特城前，蘇丹雖然擊潰拜軍先頭部隊，但對皇帝親自率領的主力部隊，仍然不免心懷戒懼。因此，蘇丹派遣以黑衣大食使者莫哈雷邦 (İbn Muhallebân) 與塞爾柱大將緹根 (Sav Tekin)，爲首的使節團，覲見皇帝，要求和談<sup>⑥6</sup>。

拜占庭的先頭部隊雖然挫敗，但皇帝對勝利的信心，並未動搖。皇帝接見使者時，稱其本人將駐軍伊斯法罕，飲馬哈馬當

。使者答稱：「你的馬確將在哈馬當歇足，但是你將寄身何處，我就知道了。」當使者要求皇帝撤兵和談時，皇帝答稱：「不將加諸於希臘者，還加於回教國家則不歸。此次出征耗資良多，豈可輕易言返？」而加以拒絕<sup>⑥7</sup>。

關於蘇丹遣使覲見皇帝的因由，還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說蘇丹為謀求永久和平，建議兩國友好，而遣使試探對方意圖<sup>⑥8</sup>；第二種是說因為蘇丹曾經接到來自拜占庭軍中的信件，信中告訴他：「不要怕，軍中大部分人心都與你同在。」所以蘇丹遣使求證之<sup>⑥9</sup>。然而，不論原因為何。蘇丹主動遣使談判結果，並未能免去一場大戰。

談判破裂後，蘇丹積極部署兵力，把部隊分成兩部分：一小部份由他親自率領，在敵前擺開陣式；另一大部分則由塔浪吉斯 (Taranges) 指揮<sup>⑦0</sup>，在後方設下埋伏。此為土耳其人所常用之戰術，實無任何新穎之處。

蘇丹的敵前陣式，分為左翼、右翼和中央三部分。按慣例，中央極可能是由蘇丹親自率領，但史書並未記載左右兩翼由何人指揮。塞爾柱人的計劃，是以重兵埋伏，以伏兵決勝負，這可能是史書未曾重視塞爾柱敵前陣容的原因。

至於拜占庭的陣容，右翼以歐烏斯族為主，由阿利亞德斯 (Aliates) 將軍指揮；左翼以倍切內克等為主，由白耶尼歐斯將軍指揮，中央由皇帝親自率領；後面的預備部隊，則由王子安羅尼寇斯 (Andronikos Dukas) 率領<sup>⑦1</sup>。

戰前，黑衣大食哈里發曾致函阿斯朗蘇丹，說他已下令各地要在週五禱告中，為塞爾柱之勝利而祈禱，因此，蘇丹有意把大戰日期安排在星期五<sup>⑦2</sup>。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晚間，塞爾柱軍隊大舉捕捉難開營地的拜占庭士兵，並以鼓樂聲打擊對方士氣，但並未發動攻擊<sup>⑦3</sup>。

一〇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禱午時分，蘇丹在戰場召開最後一次軍事會議後，向全體將士作了如下的演講：「雖然敵衆我寡，值此所有回教徒正在清真寺為我們祈禱之際，我願衝向敵陣。我們不是勝利凱旋歸，就是犧牲入天堂。不願作戰者儘管難去。此時此地並無蘇丹，我也是你們其中之一而已。我已為回教徒打開了財富之門<sup>⑦4</sup>。」

全體將士對蘇丹的演說報以熱烈鼓掌，並歡呼道：「蘇丹，我們是你的奴隸，不論你做什麼，我們都支持<sup>⑦5</sup>。」然後，大家一齊做週五禱告。膜拜完畢，蘇丹起身拋弓棄箭，按土耳其慣例，親手繫綁馬尾，手執彎刀和鎚矛，其部屬亦隨之<sup>⑦6</sup>。蘇丹披上一襲白袍，說：「我若戰死，此即裹屍布<sup>⑦7</sup>。」說畢躍馬而上，直衝敵陣，其軍隊亦隨後開始進攻。

午後一兩點鐘，塞軍先向拜軍中央陣線發動攻勢，但拜軍未爲所動，陣容嚴整如初。於是塞軍按古老的土耳其戰術，開始佯退誘敵。親自指揮中央戰線的皇帝，誤以爲塞軍不支而退，揮軍直追。塞軍化整爲零，且戰且走，並不時設下小股伏兵；而拜軍則分兵追擊，越分越散，愈追愈遠<sup>(78)</sup>。

正當雙方酣戰之際，拜軍左右兩翼的非回教土耳其人，倍切內克和烏斯兩支部隊，忽然臨陣例戈，奔向同族的塞爾柱人<sup>(79)</sup>，兩軍部將在蘇丹面前，吻土致敬，並告以拜軍虛實，因而引起拜軍的騷亂和不安，拜軍右翼之迅速瓦解，可能肇因於此。

黃昏時分，塞軍伏兵齊出，衝破已零亂的拜軍中央陣線，拜軍傷亡，相當慘重，皇帝見狀不妙，一面下令撤退，一面命左翼前來支援，但爲塞軍所阻，時塞軍已滲入拜軍左翼後方，開始包圍並擊潰之。至於統率預備部隊的安羅尼寇斯，聞皇帝下令撤退時，早已脫離戰場<sup>(80)</sup>。皇帝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中負傷苦戰，直至被俘。

戰役自中午持續到黃昏，結果塞爾柱人殲滅了拜占庭十萬大軍，並俘虜拜占庭皇帝，大獲全勝。

戰後，蘇丹命人帶着鎗鏑的拜占庭皇帝，並令人辨認之<sup>(81)</sup>。據說蘇丹打了皇帝三個巴掌，用腳踢他，還罵他<sup>(82)</sup>。這和後來蘇丹禮遇皇帝的情形互相矛盾，但這也可能是蘇丹一時無法控制自己所致。

接着是蘇丹和皇帝的一段對白：

蘇丹：「爲了建立友誼，我沒派使者到你那裡嗎？但是你相應不理。爲了要求歸還我的犯人，我沒派阿夫盛嗎？但是你却拒絕。甚至在昨天晚上，我不是也派人請你回去嗎？但是你却說：『我花費巨資徵集大軍，不遠千里而來，不以我國所受者，加諸回教國家，如何言返？』你看，反抗的結果是什麼？」

皇帝：「我花費巨資徵集大軍，就是爲了要攻佔你的國家。現在我的國家和我自己的命運，都在你手中。陷身此境，任你處置，又何必辱罵。」

蘇丹：「如果你戰勝，你將如何處置我？」

皇帝：「你要是像這樣，聽由我本人或我手下處置，不是砍頭就是上絞架。」

蘇丹自言自語道：「噫！他說的是真話，要是說別的，就是謊話。此人聰明勇敢，不可殺。」然後大聲說：「你想我會如

何處置你？」

皇帝：「有三個辦法：第一是處死。第二是在我聲言要進攻的各國示衆。至於第三個辦法，你不會做，說也沒用。」

蘇丹：「那是什麼呢？」

皇帝「寬恕。接受贖金，建立友誼，交我做朋友。視我如奴隸，如你手下大將，如你在希臘的『代理人』而釋放我回國。因爲你殺了我，對你並無好處；他們會擁立他人登基。」

蘇丹：「關於你，除了寬恕以外，我並沒有考慮到別的。你自己贖回自己！」

皇帝：「蘇丹，你說你要什麼。」

蘇丹：「一千萬金幣。」

皇帝：「如果你饒了我的命，你連全部希臘財產都有權要求。但是自我登基以來，爲了徵兵打仗，我已花光希臘的錢財，現在人民非常貧困<sup>⑧</sup>。」

蘇丹與皇帝間歷史性的對話到此結束。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段事實，因爲此一談話內容，既符合當時的一般觀念和環境，而且也和蘇丹善待敵人的傳統作風相吻合。但是有關皇帝自稱若能復辟，則願爲蘇丹奴隸等語，確難苟同。因爲在談話當初，置生死於度外的皇帝，到最後却如此卑躬屈節，實在非常矛盾。我們可以說，回教史書是爲褒揚蘇丹，貶抑皇帝，而刪改了這段會話。

談判結果，拜占庭皇帝接受下列條件：

(一) 皇帝繳付一百五十萬金幣<sup>⑨</sup>，換取其本身之自由。

(二) 拜占庭每年向塞爾柱納貢三十六萬金幣。

(三) 皇帝將於必要時，應蘇丹之要求，派兵支援塞爾柱帝國。

拜占庭皇帝以爲所有條件均已提出，請求塞爾柱蘇丹准許他在別人登基以前回國，並聲稱否則將無法履行其承諾。但是蘇丹指陳協定條件並不限於此，還要求皇帝釋放俘虜，並歸還新自塞爾柱手中奪取的安塔其亞、烏爾法、緬比赤和馬拉茲吉特等

地。皇帝答稱目前下令歸還，恐無人聽從，待安返國門，派兵控制諸城後，再交還之。至於俘虜問題，皇帝允諾一回國就釋放，而且善待之。

被俘的拜占庭皇帝，雖然一再要求減少贖金，但塞爾柱蘇丹却堅持之。協定談判至此全部結束<sup>⑤</sup>。

塞爾柱人在馬拉茲吉特戰役，殲滅了拜占庭十萬大軍，其協定條件却如此輕微，且所有條件之是否履行，全視拜占庭皇帝之能否復辟而定，實在令人費解，阿斯朗蘇丹之所以提出如此輕微的條件，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皇帝的言談舉止軟化了蘇丹。二是蘇丹本人無意過分壓迫皇帝，能將拜占庭納為藩屬，就已感到心滿意足。否則，要消滅戰後幾無士卒的拜占庭，或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實在易如反掌。因此我們可以說，阿斯朗是卓越的軍事家，成功的演說家，但並非善於利用戰果的政治家。換言之，到此為止的馬拉茲吉特大會戰，尚未打開小亞細亞之門，我們還不能說它已為土耳其人拓展了一個新的領域。

協定談妥之後，阿斯朗隨即命人取下皇帝的鐐鎧，等到翌日，並以國君之禮款待之。星期六或是星期天，蘇丹和皇帝並列而坐，並親手為其穿皮裘，戴皇冠。兩人一齊用餐後，蘇丹正告皇帝道：「我交你為友，因為我信任你。我要送你回國，使你復位。」據傳，皇帝曾因此而在蘇丹面前吻土致敬。又傳，皇帝曾在蘇丹處停留一週。在此期間，雙方並決定，建立親屬關係<sup>⑥</sup>。

蘇丹令兩百士兵護送皇帝回國，並親送五公里。途中皇帝要在蘇丹身旁步行，但為蘇丹所阻。臨別時，兩人還互相擁抱。蘇丹返回雷伊時，皇帝亦在衛兵護送下，直趨君士坦丁堡，唯拜占庭方面尚不知此事，皇帝行至西瓦斯附近時，方將衛兵遣回。

皇帝被俘消息，君士坦丁堡方面先是茫然不知所措，待獲悉皇帝和蘇丹達成協議，迪卡斯七世 (Michael Dukas VII) 遂於一〇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登上拜占庭帝位。

狄奧傑斯特其已與塞爾柱蘇丹訂有盟約，舉兵爭奪帝位，但在阿馬西亞 (Amasya) 和阿達那 (Adana) 兩地先後失利，並於一〇七二年夏，被燒瞎雙眼，飲恨而終。

拜占庭內戰結果，狄奧傑斯特其敗亡，而新皇帝又不履行雙方協定，蘇丹聞訊，既悲且憤，因於親征中亞之際，下令以庫塔莫

斯諸子爲首的親王將領，繼續進攻小亞細亞，再度執行吐魯時代的西進政策，而確實掌握馬拉茲吉特大捷之戰果。因此，馬拉茲吉特會戰自此刻起，方才成爲土耳其人征服小亞細亞，立國小亞細亞的轉捩點。

## 十二、結 論

一〇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馬拉茲吉特戰役，塞爾柱土耳其人一舉殲滅拜占庭十萬大軍，不但奠定土耳其人立國小亞細亞之根基，孕育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而且也振興回教，引起歐洲十字軍東征，其對後世之影響實在相當遠大：

### (一) 奠定土耳其人立國小亞細亞之根基

一〇七二年，拜占庭毀約後，阿斯科蘇丹命庫塔莫斯諸子，繼續進攻小亞細亞。由於拜占庭軍隊在馬拉茲吉特之戰，幾乎被完全殲滅，塞爾柱人得以在極短時間內，佔有整個小亞細亞東部。一〇七四年，阿斯科之子梅立克沙蘇丹，又命庫塔莫斯長子蘇列曼 (Süleyman Sah) 親王，越克色爾 (Kizilirmak) 河，進攻小亞細亞西部。蘇列曼在兩年之內，即推進到馬爾馬拉和愛琴海岸。一〇七七年，蘇列曼受封「小亞細亞蘇丹」，而建立「小亞細亞塞爾柱」——以其首都在孔亞；又稱爲「孔亞塞爾柱」——以後，更是刻意經營，數年之內，幾乎奄有整個小亞細亞。因此到一〇八五年時，歐洲人已開始稱「小亞細亞」爲「土耳其」。

馬拉茲吉特戰爭的最大意義，就是使土耳其人在距其發源地數千里外，拓展了一塊新領域，締造了一個新國家。有史以來，土耳其人曾在同一時期，在彼此相距甚遠的異地，建立過無數國家，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土耳其人能在小亞細亞，擁有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却要歸功於馬拉茲吉特大捷。

### (二) 孕育地跨亞、歐、非三的奧斯曼帝國

一二二二年，蒙古滅花刺子模時，歐烏斯族的卡耶部，避難西遷小亞細亞，小亞細亞塞爾柱蘇丹凱庫巴特 (T. Alâeddin Keykubat 1219~1236)，一面遣使獻禮成吉思汗，一面安置卡耶部，使其處於安卡拉附近。後小亞細亞塞爾柱雖於一二〇八年，爲蒙古的伊兒汗國所滅，但卡耶部領袖奧斯曼 (I. Osman 1299~1324)，却早於一二九九年，乘小亞細亞紛亂之際，宣

佈獨立，日後且建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由此觀之，馬拉茲吉特大捷，不但奠定土耳其人立國小亞細亞之根基，而且也孕育了世界三大帝國之一的奧斯曼帝國。

### (三) 振興回教爲回教開拓新領域

當黑衣大食強盛時，西方採取守勢，東方採取攻勢，回教勢力伸展到托魯斯山脈以南，和幼發拉底河以東之地。但在塞爾柱人侵犯小亞細亞以前，西方又發動攻勢，拜占庭一面渡幼發拉底河進入小亞細亞東部，一面又越托魯斯山脈南下敘利亞，使得原已紛爭不已的回教世界，更是委靡不振，若非信奉回教的塞爾柱人，在馬拉茲吉特大獲全勝，則拜占庭極可能將回教勢力逐出小亞細亞和敘利亞，重振昔日羅馬聲威。而回教勢力則只好退回阿拉伯半島。

馬拉茲吉特戰役以後，以哈里發爲首的整個回教世界，都屈服於塞爾柱，塞爾柱人既以回教保護者自居，回教遂因其武功而再度中興。塞爾柱人在極短時間內，佔領了黑衣大食一直無法征服的小亞細亞，後來又致力抵擋歐洲十字軍，不但成爲黑衣大食西進政策的繼承者，而且也成爲回教對抗西方的新代理人。因此我們說，馬拉茲吉特戰役，不但使回教中興，而且還爲回教拓展了一塊新領域——小亞細亞。

### (四) 引起歐洲十字軍東征

馬拉茲吉特會戰以前，拜占庭帝國早已遭受東西兩方的長期壓迫：來自東方的是波斯、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來自西方的是柔然，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會戰以後，東方受到塞爾柱土耳其人的逼迫，西方也受非回教的倍切內克和烏斯等土耳其人的威脅。拜占庭皇帝寇曼 (Aleks Komnen)，深知勢難自保而向教皇和歐洲各國國王求救。一〇九五年，教皇烏爾班二世 (Urban II) 在克列芝 (Clement) 召集宗教大會，呼籲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決戰，以期拯救拜占庭，因而有十字軍之東征。

十字軍東征歷時百餘年，結果既未奪回聖地，亦未能拯救拜占庭，奧斯曼土耳其人且繼塞爾柱人之後，四面圍攻君士坦丁堡。至一四五三年，梅荷美特二世 (II Mehmet 1444~1445, 1451~1481) 終於消滅了苟延殘喘的拜占庭，不但爲馬拉茲吉特大捷錦上添花，而且也斷絕了拜占庭起死回生的念頭。

附 註

- (1) 西方史料作 Mantzikert·阿拉伯史料作 Manazgard·土耳其史料作 Malazgirt。
- (2) “Oğuz Kağan Destanı” 又作 “Oğuz Destanı” 或 “Oğuzname” 。其唯一畏吾兒文原版，現存於巴黎國立圖書館（土耳其文類，編號一〇〇一號）。G. R. Rahmeti 和 W. Bang 兩人，於一九三二年先將其譯成德文，一九三六年又譯成土耳其文，在伊斯坦堡以 “Oğuz Kağan Destanı” 之名發行。自此以後，著書立論者，雖不乏其人，但仍以該書最具權威。一九七〇年，土耳其教育部且編印其節錄本，在伊斯坦堡發行。
- (3) Öztuna, T. Yılmaz: Türkiye Tarihi, İstanbul, 1964, C. (冊) II, S. (頁) 13; Turan, Osman: Selçuklular Tarihi ve Türk-islam Medeniyeti, Ankara, 1965, S. 28.
- (4) Oktay, Emin: Tarih, İstanbul, 1965, C. II, S. 114.
- (5) Öztuna, S. 15.
- (6) Öztuna, S. 15; Turan, S. 28, not 5.
- (7) Öztuna, S. 5-6. 歐烏斯族先後臣屬於突厥和回紇，與中國並無直接往來，待其西遷強大後，方有「西突厥」之稱。
- (8) Öztuna, S. 6; 「加加烏斯」(Gagavuz) 原作 Kara Oğuz 意即「黑歐烏斯族」，第十世紀進入該區後，雖然皈依基督教，但仍習用土耳其語文。目前仍居該地者，約有十萬人。請參閱· Hayat Ansiklopedisi, İstanbul, 1961, C. III, S. 1286.
- (9) Öztuna, S. 7.
- (10) Öztuna, S. 10.
- (11) 目前在小亞細亞的某些地區，亦有稱，「土庫曼」為「育魯克」(Yörük) 者，見· Oktay, S. 115.
- (12) Öztuna, S. 7-8. 關於歐烏斯族在黑海北岸之活動，以及進入巴爾幹之經過，請參閱· Kurat, Akdes Nimet: IV-XVIII. Yüzyill-arda Karadeniz Kuzeyindeki Türk Kavimleri ve Devletleri, Ankara, 1972, S. 65-67.
- (13) Oktay, S. 116; Togan, Zeki Velidi: Umumi Türk Tarihine Giriş, II. Baskı, İstanbul, 1970, S. 182. 但 Turan, S. 30-33 對塞爾柱人之直接隸屬於曷薩汗，表示懷疑。至於 Öztuna 則畧而不提。
- (14) Öztuna, S. 17.
- (15) Öztuna, S. 21-25; Turan, S. 49-50.
- (16) 塞爾柱土耳其人，自九八五至一〇三五年間，在馬維拉雲內喜爾，共居留半世紀之久，請參閱 Togan, S. 186.
- (17) Öztuna, S. 25-27; Turan, S. 55-57.
- (18) Öztuna, S. 27-30; Turan S. 59-61.
- (19) 一〇二五年，以色列，阿斯朗被馬木德蘇丹誘捕後，其族人分由克色爾，波阿，圭克塔斯，曼蘇爾和達那等酋長指揮，為區別起見，這些强悍好戰的土庫曼，又被稱為「伊拉克的歐烏斯族」。詳見

Turan, S. 49.

印刷錯誤。Köymen, S. 81-82.

㉙ 哥疾寧蘇丹馬木德在位時(988-1030)，塞爾柱長孫恰勒，曾率大軍越哥疾寧國境，進犯亞塞拜然。一〇一五至一〇一六年間，恰勒又侵襲拜占庭屬國亞美尼亞。一〇一八至一〇二二年間，歐烏斯族亦曾進攻在亞塞拜然的回教國家色達迪(Seddâdi Devleti)，但都未進入今日土耳其國境。詳見：Öztuna S. 58.

㉚ 有關綠衣大食在塞爾柱和拜占庭爭執中的外交政策，請參閱·Hamdani, Abbas: A possible Fatimid Background to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T. A. D. VI/10-11, Ankara, 1968, S. 1-40.

㉛ 塞爾柱有五子，四子約瑟夫·耶納爾(Yusuf Yinal)於九九四年死後，其妻——即伊布拉希姆·耶納爾(Ibrahim Yinal)之母——

㉜ Turan, S. 84; Köymen, S. 90; 但 Öztuna, S. 60 作塞軍攻佔巴

為其長兄米卡爾(Sü-basi Mikal)納為妻，又生吐魯，因此吐魯和耶納爾實為異父母之兄弟。請參閱·“Öztuna, S. 20, 但 Turan, S. 44 作·「米卡爾死後，約瑟夫·耶納爾娶其妻為妻。」

㉝ Öztuna, S. 60; Turan, S. 84-85; Köymen, S. 90-91.

㉞ 瓦斯普拉康省，包括今日土耳其 Bingöl, Mus, Van 和 Ağrı 等地。請參閱·Öztuna, S. 58.

㉟ Köymen, S. 94-95.

㊱ Turan, S. 74. Köymen, Mehmet: Anadolu'nun Fethi ve Malazgirt Meydan Muharebesi (M. E. B., Malazgirt Zaferi ve Alp Arslan, İstanbul, 1968) S. 69-74.

㊲ Öztuna, S. 61; Turan, S. 101; Köymen, S. 95-96.

㊳ Köymen, 79-80.

㊴ Öztuna, S. 61; Turan, S. 102-103; Köymen, S. 97-98.

㊵ 「十萬大軍」可能是拜占庭史料的「誇張數目」。請參閱·Köymen, S. 80, 81.

㊶ Köymen, 98.

㊷ 阿尼省包括今日土耳其的Kars 和 Çoruh 等地。請參閱·Öztuna, S. 58.

㊸ 庫塔莫斯之弟狄金(Resûl-Tigin)，以及兩個兒子蘇列曼(Suleyman Sah)和曼蘇耳(Mansur)，亦皆被俘，但阿斯科不但未曾加害，反而好言相勸，命他們以「國王」名義，進攻小亞細亞。一〇七七年，蘇列曼且被封為「小亞細亞蘇丹」。請參閱·Öztuna,

㊹ Öztuna, S. 59; Turan, S. 77, 唯戰爭日期作一〇四八年，可能是

〇七七年，蘇列曼且被封為「小亞細亞蘇丹」。請參閱·Öztuna,

- S. 61; Turan, S. 97-100.
- ④ Turan, S. 104; Köymen, S. 99-100.
- ④ 阿斯朗以捷書宣告全國，哈里發比艾米里拉(Ka'im bi'Emrillah)遣使携函祝賀，並賜「征服之父」(Fethi-babasi)頭銜，回教世界歡欣不已。Turan, S. 105; Köymen, S. 101-103; Yinanç, M. Halil, *Anadolı'nun Fethi*, İstanbul, 1944, S. 58-59.
- ④ Turan S. 110. 但 Köymen, S. 106-107 作：「胡拉桑攻擊由法蘭克雇庸兵防守的西維雷克，先是不利而退，後又增兵再上，破城擄掠之。且又在一年之內，兩度侵襲烏爾法地區，滿載俘虜和戰利品而歸。」
- ④ Öztuna, S. 62; Turan, S. 110; Köymen, S. 107-108.
- ④ Öztuna, S. 62; Turan, S. 110-111; Köymen, S. 108.
- ④ 庫特楚是塞爾柱五子尤奴斯(Yunus)之子，算起來是阿斯朗蘇丹的叔父。因為庫特楚之女嫁給阿斯朗，所以他又是阿斯朗的岳父。請參閱：Öztuna, S. 21.
- ④ Öztuna, S. 62-63; Köymen, S. 110. 但 Turan, S. 115-116 作：「一〇六九年春，皇帝揮軍直指凱色里……追襲土庫曼並大敗之……皇帝繼續推進，猛攻緬比赤，陷落之……一〇六九年五月底，兵臨哈雷普……」
- ④ Öztuna, S. 63; Köymen, S. 111.
- ④ Öztuna, S. 63; Turan, S. 117; Köymen, S. 111-112.
- ④ Köymen, S. 112-113; 但 Öztuna, S. 63 僅作：「一〇七〇年，塞爾柱土耳其人之經營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 小亞細亞軍區總司令馬努埃爾王子，在克色爾河岸為土軍所敗，馬努埃爾及其左右皆被俘虜。」
- ④ Köymen, S. 113; 但 Öztuna, S. 63 作：「阿夫盛趁機經凱色里，直搗鐵尼斯里，進行其第三次大襲擊。據傳在這次襲擊中，土耳其人曾兵臨愛琴海與馬爾馬拉海，而第一次看到這兩個海。」
- ④ Öztuna S. 36-64; Turan, S. 118; Köymen, S. 114.
- ④ Öztuna, S. 64-65; Turan, S. 119; Köymen, S. 114-115. 但 Öztuna 未提及拜占庭使者。Köymen 作：「阿斯朗曾在哈雷普接見拜占庭使者，唯談話內容不可考。」而 Turan 則作：「拜占庭皇帝遣使携函，要求阿斯朗放棄阿荷拉特，埃爾吉斯和緬比赤諸城，否則將率大軍採取行動，盛怒的阿斯朗嚴詞駁斥使者，並遣返之。」
- ④ Öztuna, S. 65; 二十萬人。Turan S. 124. 二十萬至六十萬人；Köymen, S. 116. 未指明人數，但在 S. 118 作：「當時（兩軍在色拉相遇時）拜軍因被分派到各地，皇帝親率之大軍只有十萬左右。」關於拜軍人數，史書記載不一，有作三十萬、四十萬、亦有作六十萬人者，大多有誇張之嫌。拜占庭大軍包括有亞美尼亞、斯拉夫、保加利亞、日耳曼、法蘭克、喬治亞、倍切內克和烏斯等部隊，組成份子相當複雜，而且自君士坦丁堡進入小亞細亞後，或分軍遣往他處，或容納當地士卒，其數目因時因地而有所變更，這也許是史書記載不一的原因。
- ④ Öztuna, S. 64. 「皇帝之願望極其遠大，他計劃要佔領回教勢力

擴張以前的拜占庭諸省、敘利亞、巴勒斯坦、甚至於埃及和從未隸屬於拜占庭的伊拉克和伊朗。當時他就很天真的指派上述諸地的省長。」Turan S. 124：「皇帝因軍容壯大而感到驕傲，他對勝利毫不懷疑，他相信不但可以收復小亞細亞，而且還可以進佔回教領域，因此他將伊拉克、敘利亞、呼羅珊和雷伊等省長職務，都許諾給他的將領。據傳他還要將清真寺改建成教堂。」Köymen S. 124：「據其他史書記載，拜占庭皇帝不但要消滅塞爾柱帝國，蹂躪其領土，而且還要併吞之。因此在當時就將埃及、大馬士革、呼羅珊、雷伊和伊拉克等地，分封予其左右。」

68 Öztuna, S. 65; Turan S. 124; Köymen, S. 116-117.

69 Turan, S. 125. 「皇帝分軍兩萬，遣往喬治亞、鞏固背後。」

Köymen S. 117. 「皇帝將隨行到此（艾勒族魯姆）的塞爾柱親王庫特楚，遣返君士坦丁堡，並派兵一萬兩千到高加索尋求軍需。」

69 Turan S. 125. 「皇帝派曾在西西里對阿拉伯作戰的名將烏塞爾和塔加尼歐德，率三萬前鋒部隊，前往馬拉茲吉特和阿荷拉特，要他們在前開路，籌備糧草，並防阻蘇丹返回（上述兩地）。Köymen, S. 117. 「皇帝派盧塞爾（Roussel）率領由乞卜索克、烏斯和法蘭克士卒組成的三萬前鋒部隊，前往阿荷拉特。後聞塞爾柱軍逼近，又派塔加尼歐德率軍增援之。」烏塞爾一字，Turan 作 Ursel, Köymen 作 Roussel，想是譯音問題。

69 Köymen, S. 116 作四月二十七日。但同書 S. 114 又作「三月十

一日（蘇丹）渡幼發拉底河，直逼哈雷普，圍攻兩月……當蘇丹揮兵前往大馬士革時，途中得報拜占庭皇帝正率兵向小亞細亞東部前進。」因此，蘇丹不可能在四月二十七日獲悉皇帝行抵小亞細亞東部的艾勒族魯姆。請參閱：Turan, S. 125.

69 Köymen, S. 116 作木蘇耳（Musul）。但木蘇耳在今伊拉克境內，蘇丹聞皇帝逼近，北上趕返阿荷拉特，猶恐不及。斷無繞道東行木蘇耳之理。蘇丹是在西爾旺，遇馬拉茲吉特難民，方知該城被已皇帝攻下。請參閱：Turan, S. 125.

69 Öztuna, S. 66; Turan, S. 126; 但 Köymen, S. 116 作「一定超過四萬人。」

69 Öztuna, S. 65. 「這支（塞軍先頭）部隊，擊潰白耶尼歐斯所率領的拜占庭前鋒部隊，拜軍名將（白耶尼歐斯）負傷逃往皇帝身邊。（塞軍）俘獲一個裝飾華麗的大十字架，做為勝利的象徵，送到巴格達。」Köymen, S. 118. 「蘇丹率軍前往阿荷拉特時，拜軍前鋒部隊，誤以為桑杜克所指揮的塞軍先頭部隊是阿荷拉特城守軍——他們也確向皇帝如此報告——為桑杜克所襲。皇帝雖又派亞美尼亞大將瓦西爾支援。但塔加尼歐得聞蘇丹駕到，逕奔馬拉迪亞。另一支援部將白耶尼歐斯，亦負傷而退。至於瓦西爾則被桑杜克俘虜，另一部將被割下鼻子，和軍前所攜帶的大十字架，一起被押送米爾克宰相，以便送到巴格達。」Turan, S. 126. 「在小亞細亞戰中頗負盛名的桑杜克，率先頭部隊返回阿荷拉特襲擊他們，烏塞爾和塔加尼歐得敗逃馬拉迪亞；拜軍前面所攜帶的大十字架為塞軍俘獲，塞

軍將它送到哈馬當交給米爾克宰相，以便呈獻哈里發。」

- 63 關於色拉地名，羣書記載不一，有作 Zehra，有作 Zahra，也有作 Rahva 或 Doghadaph 者，其地在木拉特河一支流河岸，距馬拉茲吉特城十公里左右。詳見·Kafesoğlu, İbrahim Malazgirt Muharebesi (M. E. B. Malazgirt Zaferi ve Alp Aslan, İstanbul, 1968) S. 192.

64 見註 5。

- 65 Köymen, S. 116. 「蘇丹自烏爾法趕到木蘇耳時，又聞皇帝已攻破馬拉茲吉特，時情勢相當危急，蘇丹無暇親返伊朗，於是趕到亞塞拜然，以賀伊 (Hoy) 為中心，開始準備。」S. 124. 「蘇丹在賀伊和 (馬拉茲吉特) 開戰前，分別向高級將領及全體將士，發表兩次演說……」事實上，蘇丹是從敘利亞直接趕赴阿荷拉特，並非先遠走伊拉克的木蘇耳，以及亞塞拜然的賀伊，再折回阿荷拉特，請參看註 60。因此第一次演說，亦不可能是在賀伊發表，當以 Turan, S. 125. 所作之「西爾旺」為是。

- 66 Turan, S. 127. 但 Öztuna, S. 66. 「蘇丹派遣以纒根大將為首的使節團，覲見皇帝，要求和談。」Köymen, S. 119. 「黑衣大食哈里發——可能是受蘇丹之德惠——派遣以莫哈雷邦大臣為首的使節團，覲見皇帝，要求和談。蘇丹也派纒根大將參加。」

- 67 Köymen, S. 122-123. 但 Öztuna, S. 66. 「『告訴你們蘇丹，』皇帝向纒根說：『我要和他在雷依和談，我要駐軍伊斯法罕，飲馬哈馬當！』智勇雙全的纒根——雖然違反外交禮節——却給皇帝一

塞爾柱土耳其人之經營小亞細亞與馬拉茲吉特大會戰

個耐人尋味的答覆：『你的馬確將在哈馬當歇足，但是你將寄身何處，我就知道了！』」Turan, S. 127. 「皇帝問道：『你說是伊斯法罕好，還是哈馬當好？』莫哈雷邦回說：『伊斯法罕。』皇帝驕傲的說：『我們知道哈馬當寒冷。我們要駐軍伊斯法罕，飲馬哈馬當。』土耳其使者按捺不住，說：『你的馬確將在那裏歇足，但是你本人將寄身何處，我就知道了。』」

68 Turan, S. 127, not. 120.

69 Turan, S. 128, not. 124.

70 Köymen, S. 129. 其他諸如阿夫盛、桑杜克、纒根、Gevher-Âyin 和 Ay-Tekin 等也在戰場。至於 Ahmet-Sah, Dilmac Oğlu Mehmet 以及 Tutu Oğlu 等也可能參與戰事。請參閱·Turan, S. 126-127.

71 Öztuna, S. 66; Turan, S. 126; Köymen, S. 129.

72 Öztuna, S. 66; Turan, S. 128; Köymen, S. 125.

73 Turan, S. 129; Köymen, S. 118.

74 Köymen, S. 125-126. 但 Turan, S. 129. 「阿斯朗於週五集合部隊，下馬俯身膜拜道：『阿拉！我是你的子民，我在你面前叩拜，我為你而作戰。真主啊！我是誠心誠意的，請你幫助我；我若有半句虛言假意，你就懲罰我！』然後，起身向所有將士發表了顯示他英勇偉大的一段話：『這裏只有阿拉，而沒有蘇丹；天命和運數都在他手中。因此，要和我並肩作戰，或不願作戰而遠走高飛，都是你們的自由。』」

- 69 Köymen, S. 127. 但 Turan, S. 129. 「全體將士聽完蘇丹演說後，失聲痛哭，回答說：『我們絕對服從你。』並且還因即將作戰，不知後果如何，而互道珍重再見。」
- 70 Köymen, S. 128. 但 Turan, S. 129. 「英勇偉大的蘇丹，躍馬上，發表其遺囑性的演說：『將士們！我若戰死，就以此白衣裹屍，那我的靈魂就會升上天堂。請你們擁梅立克沙為蘇丹，並服從他。如果我們戰勝，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將是美好的日子。』」
- 71 Öztuna, S. 67; Turan, S. 129-130; Köymen, S. 130.
- 72 關於倍切內克和烏斯兩部隊，投奔塞爾柱人的時間， Kafesoğlu, S. 193作交戰口清晨·Öztuna, S. 67作開戰前的中午·Köymen, S. 131作兩軍接觸時（因發現服飾言語相同，而臨陣倒戈。）
- Turan, S. 130. not. 129作塞軍伴退，拜軍猛追之際。
- 73 Öztuna, S. 67; Turan, S. 130; Köymen, 131.
- 74 Turan, S. 160-131. 「蘇丹得報皇帝被俘時，並不相信。曾被派到拜占庭軍營的使節團團員，雖然指認出，但蘇丹仍然表示懷疑。事實上，皇帝是被 Gevhe-Âyi 將軍的奴隸 Sadi 所俘虜。最後由被俘的拜軍先鋒部將瓦西爾指認不訛時，蘇丹方才相信。」
- Köymen, S. 132-133. 「不相信皇帝被俘的蘇丹，命人帶上（Githerayin 將軍的）奴隸，今他親口講述事情的經過。奴隸說他看見一名頭頂上有兩個十字架，四周有斯拉夫衛士的騎者，於是上前攻擊，要殺那名騎者，但衛士之一說：『不要殺，這是皇帝』」
- 75 Köymen, S. 133. 但是 Öztuna, S. 67 作「蘇丹恭迎皇帝，和他並列而坐，以平等身份對待之。蘇丹指出皇帝在戰畧和戰術上的錯誤，向他解釋所以戰敗的原因，並責備他不該拒絕和談。」Turan, S. 131作「皇帝被帶上時，蘇丹上前擁抱，並安慰他說：『皇帝！請不要悲傷；人生就是如此。我不會待你如囚犯，而要以一國之君款待你。』蘇丹命人為皇帝搭了一個專用的營帳；還撥給他僕役，待他如上賓。」
- 76 東、西史料對蘇丹禮遇皇帝之記載，大致相同，唯措詞略有出入。本段會話內容，直譯自 Köymen, S. 133-135。有關其他大同小異的會話記載，請參閱·Turan, S. 131, not. 135.
- 77 Köymen, S. 136. 但 Turan, 132作十萬金幣。
- 78 Köymen, S. 136-137 但 Turan, S. 132. 除上述條件外，還有皇帝將其女，許予蘇丹之子。」
- 79 Köymen, S. 138-139另請參閱註80。